

晨风晓语

我花八分钱买过一张虚谷的画(印刷品),《松鹤图》。在上小学时。

把那一只鹤粘贴在枕头墙上,我睡前观赏一阵,才去合眼。鹤是瘦的,缩着脖子,蜷着腿,单腿独立,冷冷地站在那里,下面一地菊花。窗外有风,夜里开始梦鹤。

虚谷让我知道什么才是好鸟。海派里他的鹤古雅,再看任伯年的鹤都是俗鹤,讨市场喜欢。让商人当成板鸭。

有年除夕前要上供“挂轴”,姥爷让我“画轴”,他来“誊轴”。“轴”是留香寨方言,读zhú,就是家族的族谱牌位。质地分两种,布轴和纸轴。在姥爷的喝彩声中,我开始画轴,毕恭毕敬。收笔后兴致一来,又在家谱牌位空地前画了一只鹿。看还有空间,姥爷又鼓励,让我再添上一只鹤。皆祥禽瑞兽。那一只鹤如今飞到哪里了?它在时光里拐弯,它一直躲着我。

鹤是长寿的象征,乡村集会画摊上,最好

心香一瓣

盛开的君子兰

□刘建春

刚步入3月,连日来风和日丽,催开了楼下花圃里各种花。

一日,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水,发现长了5年的君子兰突然冒出好几个花骨朵,它们被12片绿叶紧紧簇拥着,像襁褓中的婴儿,悠然沉睡,静静地期待着分娩的那一刻。我好一阵兴奋,多年的辛勤培育终于要有结果了。

我开始数着日子,期盼着花开的那一天。5天后,6个花骨朵脱颖而出,红艳饱满。8天后,中间那朵率先绽放,宛如一顶美丽的桂冠,端庄秀逸,落落大方。9天后,另外5个花苞相继绽开。12天后,余下的6个花苞全都灿然开放,像凌波仙子,风姿绰约,亭亭玉立,把个不大的阳台装点得春意盎然。

12片绿叶簇拥着12朵花,寓意着一年12个月有着圆满的年轮,怎不令人欣喜不已!我第一时间想到要把这好消息告诉送我君子兰的张老师。

5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,我在楼下小区散步,偶见5楼的中学退休张老师正在小区的花圃里侍弄10多盆君子兰。这些君子兰像是刚长出的幼苗,青翠欲滴。我很喜欢君子兰,一友人曾赞之曰“不染浮尘贵自尊。秉厚德馨君子度”。它是花丛中的谦谦君子,极富灵性,且有着吉祥、幸福、美满的寓意。

我冒昧地索要,张老师欣然答应,把有6片叶子的一盆君子兰送给我:“要注意浇水,不要枯萎了。如果遇见叶斑病,一定要及时施肥,

见微知著

外面的一块空地上,躺着一只麻雀,我注意到了这只麻雀。它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动,好像也是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。

我和它的距离不过五米远,尽管我看不清它的眼神以及其他能体现生命特征的细节,但是我完全可以感觉到它在生命的困境中不能自己。

我走出去,来到这只麻雀身边,蹲下身去看它。

它的腿好像动了一下,那是用尽力气的动,尽管微不足道,但是我能感受到它在奋争,为了自己。

我意识到,这是一只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麻雀。在这个下午,我与它相遇,而它在这个世界告别。

微风拂来,轻轻撩着它的毛发,但是麻雀无动于衷,因为那屡毛发已经不属于它了。

它的眼睛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有所触动,

画鹤记

□冯杰

卖的画就是“松鹤延年”,里面包含着世间凡人愿望。我遇一鸟类专家用知识来煞风景,他说鹤年龄最长的也只有二三十年。真实和虚幻,令我感慨。

村里有一位先生叫孙鹤鸣,字九皋。我姥爷说他的名字来自《诗经》: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天。”姥爷喊他九皋。村小古风犹存。现在北中原皆无此风,人名叫“发旺”“国富”“进取”的多。

孙九皋还是画家,有一天下晌后兴之所至,放下拾粪箩头,在我家屋后墙上用白石灰画了一只老虎。青砖白虎,夜里放光。我开始摹虎,恰好又从村东头传到我家一个《芥子园画传》残本,里面有松鹤,我便开始画鹤。三十年后,专门坐绿皮火车穿越酷夏,到向海湿地鹤乡,这才见到真正的鹤。火车头一路咀嚼青草和白山黑水。

在苍茫寥落的湿地,传说里的丹顶鹤全部回归故乡,空余瑟瑟风声,只看到遗留下一只

孤鹤。那位护鹤者说它受伤掉队了,养好伤未走。依恋还是坚守?属于鹤自己的秘密。我手里握了一掌玉米粒,它用长喙亲切地啄我的手心,像问候大安。

沙地。草原。一条云中鹤路像梦境编制。

我调色时对比,许多鹤在飞,虚谷的瘦鹤格调最高。画品幽玄,以后我看现实画坛里大部分属“厨子画”,特点是含油量大:手油、脑油和心油都有。

习惯上觉得鹤是经典中国鸟,后来才知道国际上把丹顶鹤的拉丁文学名意译作“日本鹤”。情感上障碍,这真是一团矛盾。

落款时我想,面对世间纷争,世界上只有鹤穿越国境线不会被雷达警告。有“被雷达警告过的鹤”吗?它没有草木以外的概念,过自己的日子,它宁静祥瑞,眼里只有一汪属于自己的山水。

它还拥有朱砂痣一样的丹顶红。

(转自《文学报》)



方塘万顷 诗意水乡

何惠然 摄

对症下药。”

几年过去,君子兰现在共有12片叶子,每片叶子都厚实光滑,如碧玉琢成,直立似剑,一派勃勃生机。

去年我外出避暑一个多月,回来后,只见君子兰叶子蔫黄,奄奄一息。我赶紧让干透的泥土浸满清水,再轻轻把清水浇洒在叶片上。不几日,君子兰又鲜活起来,每一片叶子都郁郁青青。

今年2月初,我下楼漫步,见张老师又在花圃里侍弄花草。我只看见一盆君子兰,又新增了几盆紫罗兰。“那些君子兰怎么都不见了?”我疑惑。张老师淡然道:“都送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了。疫情期间不能出去,在家养养花

也很好,既避免了出去被感染,又居家修身养性。”

我家的君子兰开花后,我找过张老师好几次,可一直没找到他。一天,我下楼遇见物管的陈师傅,他告诉我,张老师2月底就回贵州大山老家去了。他把5年前种下的最后一盆君子兰带给他年轻时支教的小学校,说今年君子兰肯定会开花,他要让孩子们在盛开的君子兰前开心快乐!

我只能托春风把君子兰盛开的喜讯带到贵州大山深处的小学校:张老师,你送我的君子兰历经5年寒冬腊月、炎炎酷暑,恪守其不屈、坚韧和高洁的秉性,在这3月傲然绽放,这是报春的花啊。 转自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一只麻雀的死亡

□叶海文

麻雀与生俱来的胆怯和谨慎,在这一刻完全丧失。它没有惊慌地飞走,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我靠近所带来的威胁,对于此时的麻雀而言,已经失去了意义。它在死亡的深渊里努力挣扎,同时在向这个世界告别,这个世界已经和它无关。

我看着它,它的灰褐色的眼睛空洞地看着这个世界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。

它在努力让自己恢复意识,它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,但是稍纵即逝。麻雀生命的钟摆事实上已经停止了,只是生命惯性的余波依然尚存,犹如树叶落到水面,一丝涟漪,在扩散,最终消失。

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,让麻雀在逃离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,它的眼皮动了动,像是要看最后一眼,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这只麻雀最终未能如愿,眼睛还是慢慢地合上。世界与它隔绝了,麻雀再也不会感知到这个世

界。

它死了,一只小小的麻雀,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。它没有同伴,一如既往地孤独,死亡于它来说又是如此寻常和微茫。我轻轻地翻了一下它,僵硬的身体滚落 to 一边。

生命在死亡面前,竟是如此卑微和不堪,曾经广阔无垠的天空,曾经苍茫无际的大地,曾经的春花秋月,曾经的春天与黄昏,曾经阳光下轻盈的展翅飞翔——在这一刻都戛然而止。“这就是世界万物生存的奥秘:它们不会死亡,只是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一段时间,然后再次出现。”这是拉尔夫·瓦尔多·艾默生《论文集》说的一段话。死亡在哲学思维辩证下,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。

但愿这只麻雀,没有在这个静寂的下午死去。而是以翱翔的姿态飞在另一片蓝天里,向着自由的方向。

转自《中国作家网》

香氛物语

家乡茶的清香

□厉彦林

我的故乡山东沂蒙山区,乡亲们有早晨喝茶的习惯,尤其上了年纪的人,这是必须的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茶水融合着亲情友情,待客敬茶成为沂蒙山区城乡人家的礼仪风尚。

原来乡下生活条件差,乡亲们喝大碗茶,后来兴起搪瓷茶缸,有的直接放到火炉上烧。后来条件好了,喝茶也讲究起来,好多人家用上当年比较时尚的“快壶”烧水泡茶。

快壶,是沂蒙山区农村的一种烧水工具,如今基本见不到了。它全身都是铝皮做的。底部三条腿,壶的主体是圆柱形,中间竖着上细下粗的圆锥形内胆,也是烟筒。外层铝皮与烟筒之间能盛一两瓢水,盖上铝皮盖,既卫生又保温。壶的一边是壶嘴,另一边是壶把。可用木柴、树根、树枝或庄稼秸秆作燃料,点上火从上而下放进烟筒,一会就能听到水的响声和沸腾声。水烧开后,先倒掉壶嘴里不开的那截水,再倒入暖瓶,然后冲进放好茶叶的茶壶,闷上几分钟,就能倒出茶香扑鼻的茶水。

有一年五一假期,我和妻儿回到沂蒙山区的老家厉家泉村。天刚蒙蒙亮,院子里大公鸡的啼鸣声、呱嗒呱嗒的风箱声和快壶里木柴燃烧的噼里啪啦声,就把我吵醒了。我赶忙起床,只见爷爷正坐在木墩子上,用斧头劈一根老槐木往快壶里填,要烧水泡茶喝。父亲刚担回两桶清冽的泉水,在洗刷茶壶和茶碗。母亲则在忙着做早饭。

“这是咱村炒的新茶,咱尝尝吧。”父亲递给我一包用粗糙的牛皮纸包着的茶叶,我小心翼翼地打开,一股淡淡的茶香扑面而来。我按长辈示范的规矩,开始往茶壶里放茶叶、倒开水。那茶水黄绿明亮,清香诱人,我双手把第一碗端给正在得意地看我倒茶的爷爷。爷爷捋了捋胡须,高兴地喝了一口,烫得一激灵。我被吓了一跳,爷爷仍然直夸:“好茶,好喝。”然后我依次给全家人每人倒了一碗茶。习惯“粗茶淡饭”的人家,小院里立刻茶香萦绕,欢声笑语。这一壶热茶,把这个山村的早晨泡得暖意融融。

我们村东、北、西三面有山,尤其东侧的南北山云雾缭绕,这里的气候、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合长茶。这些年,人们生活品位提高,喝茶越来越讲究。种茶、卖茶叶成为我们村父老乡亲的重要营生。村四周全是郁郁葱葱、生机勃勃的茶园,迈出家门就能看到翠绿养眼的茶树丛。清明时节,光滑油泽的茶芽在春风春雨中摇曳。茶芽尖上,晶莹的水珠,闪过一丝微亮的光芒。

无论回到故乡还是身在外地,不管是忙于工作还是闲读写作,我养成每天都喝一杯地道家乡茶的习惯。每天清晨,迎着第一缕阳光,煮一壶故乡的茶。沸腾的茶水如云雾翻滚,那味道满室飘散,清甜醇香。茶水入口的瞬间,顿感与故乡血脉相通、根脉相连,身心一时澄澈清明起来。

故乡,让我念念不忘的,何止是这一壶热茶呀!

(转自《人民日报》)

